

乡土黔北

陈章泉

秋天吃梨

(一)

中秋,高远的天空蓝得像一汪水,脚底下是铺了几块土的绿茵茵的红苕的藤蔓,也像一汪水。我像一头笨熊悬在空中,在表弟们的眼里,我已经高得不能再高了,要摘的梨子依然挂在高高的枝头,远远不可及,好似对我并无恶意的一脸嘲笑,到底没有被摘下来。

可经手一摇,“哗里啪啦”反倒落下一地的小梨子。梨子砸下去,空旷的秋天,忽然添了一串脆响。等我到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问题的年纪,回想,这同我们生命里的许多际遇多么相似。

转眼秋分已过。风微凉,出门闲逛菜市,却意外撞见了梨子。

梨子是个好东西。靠近背篓弓下身子一问,那老者闷声闷气回了一句:“兄弟,梨子便宜,10块钱三斤,来,先尝一口,看看合不合味?”边说边从篓里拿出已削了皮的半个梨子,另一只手捏紧小刀划下去。细瞧,那梨肉雪白、细腻、水汪汪的,卖相的确是好。老者用刀尖挑着梨肉送到我眼前:“不买不要紧,尝个鲜!”老者盛情难却,我便不好再推,口中蹦出一句“香甜脆便好”。于是便尝,口感果然很好,老者笑着,在对面嘀咕:“蜂糖梨,自家种的,老梨树,老味道。”我便笑,点头应了,也不多想,选梨,过秤,付款。

忽然想起古人吃梨。中国古人吃梨,不仅吃出了健康,吃出了品位,还吃出了美德,吃出了一大堆的锦绣诗篇。

(二)

说吃梨吃出了品位,有诗为证:“大谷来既重,岷山道又难。摧折非所吝,但令入玉盘。”这是南梁沈约的《咏梨应诏诗》,大意是说:“梨子从大谷采摘,翻岷山过险道,路上损耗无数,终于送达皇宫,这都不觉可惜,就为这清甜水果可以奉于圣上。”

要说吃出了美德、尽人皆知

的故事是东汉末年的孔融让梨。至于以梨为题的古诗古词,只要用心,不难找到,比如“霜降红梨熟,柔柯已不胜。未尝蠲夏渴,长见助春冰”,这是苏轼的《梨》。“大谷常流称,南荒本足珍。绿叶已承露,紫实复含津”,这是萧察的《大梨诗》;“名果出西州,霜前竟以收。老嫌冰馐齿,渴爱蜜过喉。色向瑶盘发,甘应蚁酒投。仙桃无此比,不畏小儿偷”,这是梅尧臣的《王道损赠永兴冰蜜梨四颗》;“今岁天旱甚,百谷病已久。山梨最大树,属此亦干枯。当春花盛时,雪满山前后。常期摘秋实,穰穰落吾手。忽惊冰玉映,不与膏泽侔。清朝起周览,映叶才八九……”这是曾巩的《食梨节录》;“百果称宗品最奇,餐冰啖雪食如饥。十年雨露栽培力,八月秋风采摘时。登俎应知全味在,倾筐还动故人思……”这是蓝仁的《送梨与云松》。

信手翻阅富丽的唐朝,梨花亦格外叫人欢喜。岑参北上塞外的洛阳道边,是成片的梨花,所以他写塞外的雪,落笔便是“千树万

树梨花开”。

最是李穉的《蒸梨》,叫人感慨万千:“瓦甌蒸梨出,书堂尽意尝。微酸生齿舌,余热入肝肠。食气俄消歇,眠魔便走藏。燕京欲深夜,曾记叫门墙。”读罢此诗,陡然便想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,我家里便灵活运用

了此诗里的妙方。现在,让我们回头捋一捋《蒸梨》的诗意——用瓦罐蒸出梨子,在书房里任意品尝。温甜的梨子水,滑入口腔,泛起酸甜,浸入肺腑后,甜美温和。肠胃瞬间舒服了,人也精神了,半夜里没有睡意,只觉得清静安和。最后一笔是重点,曾经在京城漂泊的日子,咳嗽发作,半夜里去找药铺和卖梨子的地方,那是多么痛苦的过往啊。

古代没有抗生素,秋梨既是水果也是药材,冰糖炖梨,是上好的止咳药膳,但是人在他乡,诸事难备,为一颗梨子,或者也会彻夜咳出辛酸的眼泪来。看似一个简单的梨子,却叫多情的诗人生出这诸多的感慨。

(三)

画家也爱梨,《梨花图》是陈师曾的纸本墨笔绘画作品。画面以纯水墨描绘斜倚梨枝,通过纤巧墨线勾勒花瓣轮廓,结合没骨法渲染叶片层次,形成浓淡相宜的视觉效果。“娇云无力倚墙东”的题诗,画家自撰,质朴天真,透露出对自然生命的细腻体察。画面突破其惯常的刚健笔法,呈现出柔媚清秀的独特风貌,被研究者视为融合写生观察与传统笔墨的文人画实践典范。

第一位画梨的是英国水彩画家安娜·安彻。她画画的特点,是喜欢到大自然中去画,画水果,喜欢观察果树从抽芽长叶,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。安娜·安彻名作中的4只香梨,将香梨茁壮的生命力表现得很充分。

第二位是中国青年油画家薛广陈。薛广陈最具个性色彩的一幅梨画,4只梨在打开的塑料袋里,2只在袋外。构图巧妙地展示了6只造型不同的香梨果皮上的锈斑、果梗,还有对打开的薄塑料袋的刻画,很逼真。

第三位是中国写实画派领军人物冷军。冷军画的5只鸭梨最具其特殊性。对5只烂梨的刻画,冷军下了不少的功夫,比如画面上除了一只梨躺倒之外,其他4只的果梗自上而下发黑的长短不一,果梗连接处的起皱和光滑程度也不一样,包括果皮上的小星点和锈斑都一一呈现,可见细腻程度。其次,鸭梨下面深红色的绒布,毛茸茸的质感都画出来了,还有橘红色的木质旧案几、掉漆部分的原木质地和裂缝,以及沾着的石灰等细节,都不不让人惊叹。

齐白石老人的《秋梨细腰蜂》,有一个神来之笔——孤零零的梨子上,停歇了一个细腰蜜蜂。就是这么一个醉入果香的蜜蜂,暗示出了梨子的香味。齐白石的画作,水墨幽香可闻,这正是国画的魅力。

言及画梨,国画大师老圃是

值得一说的。他的画作多以瓜果、青蔬和花鸟为题材,表现出与一般花鸟画家截然不同的风格。他将自然之美与乡情巧妙融合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。他用笔简朴,设墨清雅,崇尚简淡中和之道。

(四)

当代的中国文学,也不乏写梨的优秀作品。

短篇小说《驿路梨花》,是彭荆风在经历了特殊年代、重新舒展开写作的双翼后,情不自禁地抒发了对在云南边地

与朴实、纯洁的少数民族群众诚挚相处时光的怀念,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呼唤。林清玄的散文《雪梨的滋味》,以水梨为载体,交织个人记忆与民族历史,展现水果背后的复杂情感层次。文中通过童年首次吃梨的窘迫、母亲塞梨的亲情细节及梨山打工的经历,勾勒出水梨承载的母子羁绊。香港街头对雪梨汁的回味,将乡愁与历史隐痛熔铸于清甜果味中,形成记忆苦涩与现实甘醇交织的独特滋味。

《梨园记》是阿袁、梁鸿鹰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。作品以高校为叙事场域,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情感纠葛,揭示现代人际关系的精神困局。融合古典诗词意境与钱锺书式明喻手法,将戏曲元素、历史典故与现实场景交织,构建独特的隐喻体系。如《汤梨的革命》,以围城式笔调刻画中年女性在家庭与自我间的挣扎,《郑袖的梨园》借戏曲意象映射情感博弈。

因为爱梨,方读名家大作,也读非名家美文。在关玉梅的《暖梨》,我读到了——“南方小土豆”一定想不到,20世纪60年代,东北的农村,漫长的冬季,茅草屋外大雪纷飞,北风呼啸;茅草屋内,一家人围坐在炕上,暖着一盆冻梨、嗑着瓜子、打着扑克是一种怎样的快乐。那些年,一个小小的冻梨让我们童年的冬日变得香甜。

“很多人的家乡记忆里,梨是一个标志性的情结或符号。”“满树梨花,满坡梨树,白色精灵在起舞,然后大地与天空因为染上了这种纯净的欢快,都变得生动起来。”在伍佰下的文字里,我读到这么美的句子。

(五)

父亲在时尤喜戏曲,便有“梨园”一词常挂嘴边。初听,不明就里,后自己也爱上了那种哼哼哈哈的慢唱,便对“梨园”多了点心思,方知晓这“梨园”的由来:梨园,原是唐代都城长安的一个地名,因唐玄宗李隆基在此地教演艺人,人们就把它与戏曲艺术联系在一起,成为艺术组织和艺人的代名词。后世将戏曲界习称为“梨园界”或“梨园行”,称戏曲演员为“梨园子弟”,称几代从事戏曲艺术的家庭为“梨园世家”。

据考证,最早记录梨的书籍是《山海经》,而在周朝,梨子已属老百姓常见的水果。

吃梨,总会想到李穉,诗好,那诗里的方子更好。

傍晚时分,刚进楼洞,就见豆腐奶奶佝偻着身子站在电梯口,眼神惶恐,像个不小心把自己走丢了的孩子。她一把拽住我的衣袖,声音颤抖:“哥哥,我住几楼呀?”

“您住七楼呀。走,我送您回家。”

奶奶点点头,手却不肯松开,像攥着一根救命稻草。电梯里,她不时侧过脸打量我,目光里是努力辨认后却一无所获的茫然。我知道,此刻,在奶奶混沌的脑海里,我可能只是一个好心人,至于那个她看着长大的斌斌,早已被她的病魔抹去了。

在我们西门小区,没人不认识豆腐奶奶,也没人没吃过她磨的豆腐。那些年凌晨三点,石磨转动的“哗哗”声准时响起,那是我们两代人枕着长大的晨钟。奶奶磨的豆腐嫩而绵韧,豆浆稠得能挂碗壁。就连我们养的鸡呀、狗呀,都沾光吃过她送的不少豆渣。老话讲,行业三苦,打铁撑船磨豆腐。豆腐奶奶偏又在三十出头守了寡。可她硬是凭着这门苦手艺,把三儿一女拉扯成人,个个送进了大学,都在外地开枝散叶,有个孙儿还定居在了大洋彼岸。

儿孙们出息了,豆腐奶奶本该享福了,可她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。她忘了回家的路,忘了我们这些老街坊,最后,忘了她自己。儿孙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来,么女儿要接她去上海,二儿子要接她去成都——她不,这时候倒是异常清醒倔强,就守着桐梓县,守着黑石溪。儿孙们没法子,想想她要是在桐梓走丢了,街坊们还能很快把她找回来,要到了外地,可就没人认识她了。于是花重金请了个没出五服的实亲做保姆,又轮流着往回跑,照顾她。

起初,豆腐奶奶偶尔还能认出几个老面孔,眼神里还会闪过一丝光,但旋即又黯淡下去,只剩惶恐跟落寞。后来,那光彻底熄灭了。再后来,性情也变了,从一辈子不言不语,到突然间又吵又闹,在深夜里格外刺耳揪心。我们都明白,那是奶奶残存的意识在跟病魔挣扎。可挣扎完了,她还是被困在错乱的时空里,像个找不到家的孩子。

我妈常叹息:“你豆腐奶奶咋就像掉进了大雾里,走啊走啊,越走越远。我们喊她,她听不见了。”我女儿几次红着眼眶说:“豆腐奶奶的记忆咋就像一张塑料纸,上头所有的字啊、画啊、颜色啊,都被刮得干干净净,只剩下皱皱巴巴的印子,还缺边少角的,再也写不上东西了。”

保姆阿姨也常跟我们诉苦:“转眼,人就不见了,满小区满大街地找,怕她掉河里,怕她让车碰着。”好在儿女们都明事理。”阿姨说,“总劝我,你尽心了,我们不会怪你。”话里头有太多的心酸跟无奈。

今天又是这样。我把奶奶送到七楼,门虚掩着,阿姨大概又去找人

了。刚进屋,方才还颤颤巍巍的奶奶忽然挣开我的手,几步奔过客厅,一把抓起茶几上的遥控器,哆哆嗦嗦按开了电视。然后,她端坐在沙发上,一动不动,像个刚进课堂的小学生,眼睛直勾勾盯着屏幕。《渔舟唱晚》的旋律响起来了。

那一刻,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豆腐奶奶整个人像被一道光击中,枯槁的脸上有了神采,黯淡的眼里波光闪烁,仿佛有一把无形的钥匙,终于打开了她记忆深处那扇尘封的铁门。她走进去了,走进了那个我们谁也进不去的世界。里头有什么?有灶台上烟雾蒸腾的豆浆?有儿女们小时候的哭笑声?有一个母亲最寻常也最深沉的牵挂?

《渔舟唱晚》的旋律还在空寂的客厅回响,这旋律仿佛带着某种治愈的魔力,随着一个一个个城市未来24小时天气的预报,梦游般的豆腐奶奶或皱眉或微笑或噤嘴,她竟然从这一分多钟的时间里奇迹般醒来!莫非是这段伴随全国观众40多年、早已成为国民集体记忆符号的音乐,也顽强地根植在了她残存的记忆里?不,我猛然明白,奶奶听的不光是作为背景音乐的《渔舟唱晚》,更是早已与这旋律融为一体的天气预报。

儿行千里母担忧。那些走到天南海北甚至地球另一端的儿孙们,其实从来没有走远,他们一直生活在豆腐奶奶残存的记忆里。她记不得他们已然遥远的脸庞、声音和名字,却固执地牵挂着他们的晴雨冷暖、衣衫厚薄。

生活散记

邹德斌

豆腐奶奶的《渔舟唱晚》